

## 第十一章 訂齊徵二女同歌 泛春波扁舟獨駕

次年春，日色漸麗，河凍初解，生母促生就道，謂生曰：「本不忍教你遠離膝下，看家中光景日就蕭條，若不趁此機會尋一條活路，坐在家中抱著個書本，幾時得有出頭日子？只是你單身無伴，使我放心不下。」石生慰安再四。

將束裝之前一日，來與松、雲話別。遂同二子過辭梅、柳。二女含淚嗚咽。雲曰：「石君別在頃刻，有甚衷腸宜細說了。」二女俯首無言。松曰：「秦中異景最多，當日老子騎著青牛過關，關前敲了個樁兒，相傳叫做青牛老樹，說至今尚在。又聞得陳圖南在西嶽煉氣，怎生向石壁上撲了個掌印，名華嶽仙掌。我想石性是堅的，怎會軟了？你去看看固有這兩件事麼！」阿姥在旁曰：「這正是心堅石也穿。」松又曰：「書上說一九泥西封函谷關，蓮峰身子雖是瘦小，我還愁你鑽不進去！」三人大笑，連二女含著淚也笑起來。

雲曰：「月波不要扯寬皮了。」向二女曰：「你們若沒有什麼話，請從此別。石君安能陪你們墮淚？」立起欲行，二女暗指燭奴示生，生會其意，遂同二子別去。

至晚，石生攜了雲雁圖重過二女家。柳曰：「這是什麼畫？」生曰：「是二姊所贈雲雁圖。」梅曰：「持來何意？」生曰：「已有拙句在上。今欲攜帶出門，更乞佳章，隨時展玩，藉慰旅懷。」柳曰：「石三郎，你好狠心，不該早對我姊妹說一聲兒？」生曰：「正恐你二人不樂，故不敢言。」梅曰：「與其久戀，不若長思。郎君心帆已掛，我姊妹意馬空馳了。但問君此行是為蝸角？是為蠅頭？」生曰：「非也。我生平名利兩不關心，所恨良緣未遂，虛度青春。今入秦之舉遍訪佳人，不知緣分如何，遇合有期否？」梅歎曰：「石郎愁無善配，只是眼前人拋擲太易耳！」生曰：「賢姊妹見責，我復何言！你二人茫無畔岸，使我實難委決！」柳謂生曰：「鄙薄之志前已剖瀝君前。我姊妹自入青樓，相愛相憐，勝於骨肉，夙有共事一人之約！自與君初見，便懷委托之心，況今身蒙厚德，寧甘再事他人？君若不羞卑賤，使姊妹得侍巾櫛，實為畢生大幸。脫或不然，終其身如此而已，還尋什麼畔岸！」生曰：「二姊妹果若見愛，煩為寧耐，俟我覓偶回來，屈你二人同歌參昂，但不知有此癡福否？」

二女聞言，良久不應。生曰：「你們不必懷疑，中心藏之，匪朝伊夕。所慮二姊不能為我留耳！」二女曰：「石郎言果由衷，余姊妹以死共誓。」生曰：「話別臨歧，寧敢以偽言相謔？」二女一時悲喜交集。

石生展畫索詩，二女先覽石生之作。梅曰：「此正淚迸腸絕之時，還寫得出什麼來？」生曰：「入眼關心，全在乎此。」梅乃拈筆題曰：

月窗風戶幾登樓，畫舫金樽復共游。  
未識樂為憂所伏，寧知離自合中求。  
郎情漫似秋雲薄，雁字還憑彩筆投。  
自恨離群飛不去，淒淒片影落沙洲。

題畢，將筆遞與柳絲。柳接筆曰：「向聞人笑話提了筆寫不出字來叫做『搖木苦竹』，誰知提了筆寫離別詩才真是『搖木苦竹』！雖然怕苦，不敢不搖。」題曰：

發發行旌不可留，霏霏別淚苦難收。  
路和雲雁同千里，人與琴書共一舟。  
漫寫綠波南浦恨，已饒紅燭夜窗愁。  
驪歌共促雞聲動，鴨夾鴉催斜月流。

生曰：「用意淒惋，只恐客中見之愈覺難堪。」

三人話正纏綿，忽聽有人敲門。生曰：「這必是書帶了。」阿姥啟戶，果是書帶，提燈進房，曰：「太太等著相公說話，教我來請回去。」生云：「太太問你怎麼說？」書帶云：「我說在松相公家吃酒。」

石生持畫起別，二女送出門來，皓魄當空，街衢寂寂，三人攜手同行。梅曰：「石郎此行，歸鞭幾時可整？」生曰：「心緒縱橫，歸期尚難預定。然堂有垂白，亦不敢久羈。相見不遠，二卿切勿過悲。」行可數十步，方才分袂。石生回家，見其母在房中收拾行李，將畫藏好，母復以路上登臨，客中寒暑叮囑一番，方才就寢。

次日別母登程，松、雲偕至，送到橫塘，早已置酒江亭。生復以老母相托，次及梅、柳。雲曰：「他二人自出院來反覺如癡如醉，又不聞有從良消息，不知是何緣故？」石生微露夜來之約。

松拍掌曰：「我久已疑你們演啞關目，今日才唱出聲來。」雲笑曰：「覺雁未歌，小星先賦，前所未聞，不知後來的尊閫可是解衣推食否？」松曰：「非吾弟不足以當二美，情史上又添了一段佳話。」

酒酣，生曰：「本欲留詩以別，奈心煩意亂，不能成句。」松曰：「我們亦欲題贈，又恐落渭城常套。」雲曰：「你看殘陽古渡，綠水扁舟，生寫出一片離情，又何必再聽疊唱！」言畢，石生揮手而別。